

# 金山

铁路每推进一英里，就埋下三个中国人的尸骨



主编 侯俐 张漓

IRON

ROAD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# 金山

铁路每推进一英里，就埋下三个中国人的尸骨

主编 侯俐 张漓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PI) 数据

金山/侯俐, 张漓主编. —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09.6  
ISBN 978-7-80225-688-0

I.金… II.①侯…②张… III.随笔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072846号

---

## 金山

侯俐 张漓 主编

责任编辑: 许 彬  
责任印制: 韦 舰  
装帧设计: 李果园儿

---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  
出 版 人: 谢 刚  
社 址: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  
网 址: [www.newstarpress.com](http://www.newstarpress.com)  
电 话: 010-65270477  
传 真: 010-65270449  
法律顾问: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

---

读者服务: 010-65267400 [service@newstarpress.com](mailto:service@newstarpress.com)  
邮购地址: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

---

印 刷: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 
开 本: 720×970 1/16  
印 张: 9  
彩插印张: 2  
字 数: 100 千字  
版 次: 2009年6月第一版 2009年6月第一次印刷  
书 号: ISBN 978-7-80225-688-0  
定 价: 30.00 元

---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

从1881年开始，加拿大政府为完成国家统一，决定修建连接东西的太平洋铁路。怀抱着淘金梦想的17500名广东华工背井离乡，参建这条铁路，在穿越落基山脉的最艰险路段，有4000多个中国人葬身于此。

加拿大首任总理麦克唐纳（Sir John A. MacDonald）曾经说过：“没有中国工人，就没有铁路。”这条铁路为这个年轻国家的建立和建设做出了贡献，给加拿大带来了繁荣，但参加筑路的华人却从此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噩梦。“在铁路完工的那一刻，加拿大就背弃了华工”。这些华工并没得到应有的尊重，反而受到“人头税”和“排华法案”的歧视和排挤。直到2006年，才获得真正的加拿大联邦政府的道歉。

一个多世纪前沉默的华工孤魂，曾在北美洲的土地上游荡。今天，请让所有的先辈灵魂得到安息，并且让我们后人铭记。

# 目 录

## 传奇

## 金山

### 上 到北美去

- [ 1 ] 地狱之门——3
- [ 2 ] 难以穿越的落基山脉——4
- [ 3 ] 欠款——7
- [ 4 ] 詹姆斯的机会——8
- [ 5 ] 香港——12
- [ 6 ] 核桃中的预言——13
- [ 7 ] 寻访赖利克——18
- [ 8 ] 你的命运将开始改变——19
- [ 9 ] 初遇——22
- [ 10 ] 小虎的秘密——24
- [ 11 ] 化险为夷——26
- [ 12 ] 金山，还是海市蜃楼？——30

### 下 在金山

- [ 1 ] 梦境与现实——33
- [ 2 ] 工头——35
- [ 3 ] 爆破——37
- [ 4 ] 靠近——40

- [ 5 ] 只有中国人才能照顾中国人——43
- [ 6 ] 工资簿上的死者名字——46
- [ 7 ] 无由来的仇恨——48
- [ 8 ] 来自不同世界的人——49
- [ 9 ] 生死搏斗——55
- [ 10 ] 激情点燃——58
- [ 11 ] 查账——63
- [ 12 ] 嫉妒——66
- [ 13 ] 毁约——69
- [ 14 ] 这是个艰难的国家——73
- [ 15 ] 伤心欲绝——76
- [ 16 ] 坟丘上的名字——78
- [ 17 ] 父亲——82
- [ 18 ] 美丽而易碎的梦——88
- [ 19 ] 尾声——91

## 历史

### 北美华人的隐秘苦难和尊严

序章 加拿大太平洋铁路——97

第一章 金山，金山——101

第二章 每一英尺的铁路下都埋葬着一个中国人——110

第三章 竣工的那一刻，加拿大背弃了他们——119

尾声 迟来的道歉——129

>>> 传奇

## 金山



## 上 到北美去

### 1 地狱之门

1881年11月的某一天下午，一列蒸汽火车拖着单节车厢，正穿越黑暗的隧道，开往不列颠哥伦比亚境内的落基山脉。那隧道漫长得几乎没有尽头，仿佛它正在穿越整个落基山脉的内部，又仿佛它便是时间本身，将它称之为开往过去的时间列车并不过分，因为这个淹没在历史尘埃之中的故事便是随着它剧烈的颤动、轰鸣，以及不断吐出的白色蒸汽缓慢到来的。

这列蒸汽火车无声地穿越了一道道黑白的景观，最终窗外的颜色、声响变得鲜活，如同现场。那树是绿色的，泥土是红色的，那流水和鸟鸣的声音清晰明亮，连同寂静和寒冷也是如此。

1881年11月的那天下午，这列蒸汽机车的停息之处，是一个叫做太平洋建筑工地的地方。那里，有一片新近建造的简易的木房子和一大片紧挨在一起的帐篷。从火车的窗口往下看，像是积木搭建的小区，一个模型，很不真实。而生活在其中的成百上千的华人劳工也是如此，他们像是被一个历史的错误偶然放置在了这样一个艰难的国度。有人在吆喝着，而更多人在挪动着石头和沙粒，铺着新的铁轨。他们是在这里幸存下来的人，因为在不远处，你看到更多的是由于修筑铁路而死去的人。这些人躺在泥土下面，唯一能说明他们是谁的，是插在上面的木头做的墓碑，上面写着他们的姓和名。而谁都知道木头是易朽的，过那么几年，不仅上面的文字会变得模糊，就连木板存在与否都成问题。

这里便是地狱之门。

有人死了，有人还活着。而活着的人，随时都有可能在一次意外中、在饥饿中、在疾病中死去。

## 2 难以穿越的落基山脉

阿尔弗莱德·尼克尔站在高高的斜坡上，看着在下面劳作的人群。有人抬着铁轨，向前跑着，将它放在枕木上；有的则挥舞着大锤，敲打着铆钉。忽然，两名爱尔兰工人发生了争执，工具被扔在了一边，相互推搡，继而拳脚相加，恶语相向。这些爱尔兰工人都是些酒鬼，不仅工钱要得高，最要命的是，他们的脾气暴躁、懒惰，一到工地就怠工，还不时惹是生非。尼克尔并不喜欢这些爱尔兰人。

其他的工人，停下手中的活儿，在他们的四周围成一个圈。像所有的看客那样，他们兴致高涨，叫嚷着，“打啊，打啊”。作为老板，尼克尔只是厌恶地看着这些，不想介入。这项浩大的工程，让他身心疲惫。他知道如果连这样的小事也要让他操心，他早就垮掉，崩溃了。不久，他手下的一名工头，插到了两位爱尔兰人中间，冲着他们叫嚷着，让他们快回去干活，很快也就将事情平息了。

这一天，他在等待一个重要的客人，银行家乔治·格兰特。他就在眼前这辆发出一阵阵尖锐汽笛的蒸汽火车里。在浓重的雾气和尘埃的笼罩下，火车停在了已铺完的铁路尽头。他整了整衣袖，挺起疲惫的身躯，走过工人和一大堆的货物，站在了刚刚停下来的火车前。

乔治·格拉特，就像所有的银行家那样，精力充沛，自信十足，喜欢戴副白净的手套。他打开门，从火车上下来，一看见尼克尔，便热情地握手、打招呼，然后便直接进入了主题。尼克尔想，真够利落的，一点都不耽搁。

“那么，有什么好消息，可以让我带回银行的吗？”

“你看到了，我们在铺铁轨。”

“我看到了……” 格兰特一边跟着尼克尔往前，朝着斜坡走去，一边打量着周边的工人和往前延伸的铁轨，说，“但是，还不够快。”

“我们会在下雪前，赶上进度的。” 尼克尔回答。但即使是他也觉得，这样的回答不够有说服力。他现在不仅缺钱，而且还缺少工人，除非香港那边答应提供给他的两千名华工能及时赶到，否则他还真没有把握。

他急需更多的华工。他们的沉默寡言，但又吃苦耐劳的品性给了他深刻的印象。

一群华工推着装满了石块的手推车在他们面前经过。尼克尔瞥了眼其中的一个中国工头。他记得他，倒不是说，他曾在工地上碰到过他好多次，不是的。对他来说，所有黄皮肤的中国人长得都差不多。而是因为，这个工头，脸上有一道醒目的伤疤，而且他总是带着一副凶横、生气的表情，朝着其他工人吆喝着。

他听到格兰特说，天啊，阿尔弗莱德，你在用该死的中国人。

“我敢肯定，他们体质太弱了。”格兰特继续说，“他们不是干这种活儿的料。”

尼克尔说：“既然中国人能修建万里长城，我想这点活儿，他们是可以胜任的。”

“但是……”格兰特还是怀疑地看着这些中国工人。

“不用担心，我已经发出了合同，再找两千个中国工人。”尼克尔追加了一句，好让格兰特对他有信心。

“两千？！”

“一点儿也没错。一个爱尔兰人的工钱可以找两个中国人。”尼克尔说，“还有，他们吃住都是自己掏钱，不用我们费心。”

格兰特看了一眼尼克尔。那一眼意味深长。尼克尔知道，格兰特心里在想什么。他在想：这一回，你终于讲实话了。

是的，尼克尔需要华工的另外一个原因，便是他们要比白人便宜很多。

尼克尔和格兰特爬到了山顶上。格兰特站在松动的页岩上挪动着身子，似乎想要找一个合适的落脚点。一串串碎石随着他脚步的挪动，翻滚着落入了百尺深的峡谷里。

尼克尔深怕他一不小心就会跌落下去，于是一把抓住格兰特的胳膊，将他扶稳。

“这就是我们要打通的地方。”他用手指了指眼前层层叠叠的山峦。在低垂的雨幕下，一条绵延的峡谷陡地下倾，然后又升起来。一道看似难以穿越的山屏。

“见鬼，伙计，你真的以为在一年之内能打通这个地方吗？”

“会打通的，告诉你那些银行的经理们，不用担心。”

“他们倒不会太担心的，阿尔弗莱德……”格兰特顿了一下，继续说道，“但是你，可就要担心了，要是你不能如期打通这座山脉，银行便会没收你所有的资产和应收

的账款。”

“我向你发誓，”格兰特执拗地说，“我一定会让我们的铁路通过这座山的。哪怕要了我的命，哪怕陪上我手下所有人的命……”

话虽如此，当尼克尔独自一人面对这座雄伟的落基山脉时，就连他自己也会强烈地感到，在这座山面前，人是多么无力和渺小。

### 3 欠款

尼克尔的家坐落在维多利亚市区一处繁华的地段。在格兰特到达的第二天晚上，尼克尔在那幢极具意大利风格的房子里举行了一场热闹的宴会。一辆辆四轮马车，伴随着咔嗒咔嗒的响声，来到了夜晚的尼克尔家。屋里灯火通明，空气中飘荡着音乐声、喧闹声和女孩子们的嬉笑声。

时间也在这些流光溢彩中流逝着。

夜深了，宴会也快结束了。此时，尼克尔并没有出现在人群之中，而是站在书房的桌前，双手握紧拳头，支撑在桌面上。他的双眼在地图上来回查看着。铁路工地的工程师，他最得力的助手埃德加，满脸胡须，穿着礼服，站在他旁边，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。两人的对面是公司的财务主管，脸庞瘦削，鹰钩鼻子，一脸怯弱的模样。他今天穿着他最好的礼服，手里拿着工资簿。

他们在谈论着公司的财务问题。

财务主管低声地说：“现在我们的手头只有一万多块，但我们要付的账款却是两万多……”

尼克尔暴躁地打断了他的话，说：“去他妈的这些账单，都给我通通扔到最底下的抽屉下面，然后给我闭嘴。”

财务主管唯唯诺诺地站在那里，不敢说一句话。

尼克尔的脸色因为生气而涨得通红，他缓缓地吐了口气，调整一下思路，压低声音，继续说道：“乔治·格兰特以及银行半数的经理都在下面跳舞，都在喝我的威士忌酒。他们现在正高兴，对此一无所知。如果有必要的话，我会整个冬天都让他们这样。”他转身对着埃德加说：“你把建筑日程表拿出来吧，我们再一起想想办法。”

#### 4 詹姆斯的机会

在楼下的客厅里，舒缓的音乐萦绕其间，詹姆斯·尼克尔，这位才二十岁刚刚出头的年轻人，衣着邈邈，举止随便，走在一群穿着正式晚礼服的银行经理中间，看起来特别不协调。但他比清一色的经理们更高大英俊，充满了年轻人特有的蓬勃活力。与这个时期的年轻人一样，他喜欢纠缠在年轻美丽的姑娘中间，对她们有着特别的兴趣。

这个晚上，他喝了很多威士忌，有些醉了。不远处的角落里，有两个少女对着他痴痴窃笑。他朝着那两个少女走去，途中不小心却撞在了一个端着盘点心、在人群和家具之间自由穿梭的仆人身。被撞的仆人踉跄了几步，竭力保持着托盘的平衡，竟然奇迹般的成功了。

带着醉态的詹姆斯，动作依旧敏捷，他从仆人的托盘里抓起块烤面包，随即放在口中，旁若无人地咬了几口。

两位年轻的姑娘不见了。他朝四周观望了会儿，然后沿着走廊走了几步，冲向旁边那个黑暗的房间，躲在那里等着。

几个酒客蹒跚而过，接着麦兰妮·格兰特出现了。她二十一岁，是一位美艳动人的金发女孩儿。柔弱的双肩和纤细的脖颈在丝织礼服上显露无遗。

詹姆斯见到她时，一下子就把那两个少女忘记了。他猛然间抓住她的手，将她拖进黑暗的房间里，贪婪地亲吻着她。麦兰妮一边笑着，一边故作抵抗。詹姆斯将她推到了墙上。

“尼克尔先生，你喝醉了。”麦兰妮假装生气地说。

詹姆斯带着醉意，微笑着，在她耳边温柔地说道：“你想我了吗，麦儿？”随即又将双唇往下挪移，亲吻着她的脖颈。他让自己沉醉在少女特有的体香里，感受着她的体温和肌肤的触感，舌头不断地来回移动着。麦兰妮似乎感应到了他的欲望和热情，气喘地说：“哦，我没想到你会这么想我。”

“哦，麦儿，你不知道，离开学校后，我无时无刻不在想你。”

“是真的吗？可我听说，你整天不是在玩冰球，就是跟别的女孩儿在一起胡混。”

“他们都是这么说的吗？”

“嗯，都是这么说的。”

不过这并不妨碍他们继续亲热，他们之间的吻依旧缠绵、热烈，他们对彼此的渴求也越来越强烈。他们身体之间的空气正在不断地升温，如果再继续抚摸和亲吻下去，两人都会被彼此融化掉的，但他们似乎也在等待——在这样一个黑暗的房间内，而房间外的人都在觥筹交错的时候——等待一次让彼此融化的机会。

但是，走廊里忽然传来了熟悉的声音，打断了这对年轻的情人。他们不得不松开彼此，让身体慢慢地冷却、平静下来，然后急匆匆地从房间里走了出来。

原来是他的母亲，凯瑟琳·尼克爾，她正和乔治·格兰特及夫人走在走廊上。

詹姆斯听见他母亲说：“真可惜，您不能多待一会儿。我还想我们可以坐下来，一起喝杯雪利酒，消磨这个漫长的夜晚呢。”

格兰特说：“嗯，那一定很惬意美好，但是现在正是银行一年当中最忙的时候，我不得不赶回去。”他顿了一会儿，然后问他妻子：“对了，我们的女儿呢？她去哪儿了？”

“刚才我还看到她在前面走的。”

詹姆斯和麦兰妮就是听到这句话才松开彼此的。他们知道属于他们的时刻已经结束了，只好等待下一次相聚的机会。他们从房间里走了出来。

詹姆斯仍然一脸醉意地朝着格兰特夫妇笑着：“现在就要走吗？”

“我们真的要走了。”格兰特说，“麦兰妮，我们走吧。”

他母亲对詹姆斯说：“詹姆斯，上楼告诉你爸爸，就说格兰特先生要走了。”

詹姆斯朝麦兰妮挥了挥手，听他妈妈的话，朝楼上走去。

他真不想见到他父亲。他想，他的父亲从来就没有认真看待过他。

在父亲眼里，我始终是个不成器的孩子。詹姆斯一边上楼，一边这样想到。

这段时间，尼克爾一直在和他的手下研究工程的进度。

楼下的喧闹使得整个书房的氛围显得尤为寂静和沉滞。在昏黄的灯光下，埃德加说：“看来，我们的进度又落后了，不过……”

埃德加正想说下半句的时候，詹姆斯进来了，然后关上了门，顺带着将楼下的活力、嘈杂和喧闹也关在了门后。

尼克尔看了一眼儿子，然后又继续看地图。詹姆斯知道，这个时候，他最好什么也不要做，静静地等待着他父亲把事情做完了再说。

埃德加继续说道：“不过，如果天气好转，我们就可以赶上进度，不用太担心。”

他父亲的神色仍然很凝重，他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要是那两千个中国人到了，我们就可以赶上了。可这些人现在在哪里呢？”

财务主管不合时宜地插上了一句：“还在中国，显然……”詹姆斯瞥了他一眼，他知道，这位财务主管又在偷偷摸摸地喝威士忌了。

埃德加没有理会财务主管，继续说：“我们已经给香港发了无数次电报，但都没有回音，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……”

“那个见鬼的传教士，我干吗要付钱给那样一个混蛋，”他父亲暴躁地说，近来他的脾气越来越糟糕了。“要是我见到他，非绞死这个杂种不可。”

财务主管添了一句：“这个主意不错，但救不了我们的财务状况。”

尼克尔白了一眼财务主管，无力地坐下来，从抽屉中取出一个药盒子，倒了一粒药丸，吞了下去。这个时候，他似乎才注意到，他的儿子詹姆斯还站在这个书房里，没有离去。

他看着儿子凌乱的衣衫、醉醺醺的神情，皱了皱眉，那鄙夷的神情仿佛是在说，这个不成器的家伙又在下面鬼混了。

“你有什么事情，詹姆斯？”

詹姆斯清了清嗓音，说：“格兰特一家要走了，妈妈让我通知你。”

尼克尔穿上了燕尾服，示意埃德加先出去。“告诉格兰特，我马上下去送他……”

埃德加顺从地离开了，在经过詹姆斯旁边时，朝詹姆斯和善地点了点头。

“詹姆斯，什么时候来工地吧，没有你，那里的生活可乏味多了。”

詹姆斯回应说：“好的，埃德加。有空我就去。”

埃德加走了，财务主管随后也走了。走之前，尼克尔从雪茄盒里抓起一只雪茄，塞

到了财务主管的口袋里，这让他多少有点受宠若惊。

詹姆斯想，这个时候，他是不是也该走了。面对父亲，他并不觉得有什么话可说的。

他正要转身离开，父亲却叫住了他。

“你留下，詹姆斯，我有话对你说。”

詹姆斯耸耸肩，吊儿郎当地站着。

“你给我站直喽。你在下面干些什么啊，又在给我丢人现眼。”尼克尔说着，一脸恨铁不成钢的模样。

詹姆斯整整领结，说：“没有，先生，我什么也没干。你从来就没拿正眼瞧过我，你从来不会认为我能做成什么像样的事情。”这样说着，詹姆斯不禁泛起一丝自怜的情绪来。“事实上，要是您肯给我机会，我会让你吃惊的。”

这不过是赌气的话，詹姆斯从来没有想过，他父亲真的会给他这样的一次机会。但命运往往都是这样安排的，总是在意想不到的时候给他一次机会，使他从此踏上了料想不到的路途。那样的路途有时算不了什么，对人生的进程毫无影响，但有时它意味着变化或者曙光，意味着一段故事或者传奇将在人生中缓缓展开。

他父亲饶有兴味地看着詹姆斯，然后说：“好吧，我现在就给你一个机会。”

他需要一个人去中国，带回那两千个中国人。

“可是……”詹姆斯反驳道，“我对中国一无所知啊，什么也不知道。”

“不知道，你可以学啊。”尼克尔生气地说，“你不是想让我给你一个机会吗？你刚才还在嚷着要我给你一个机会！”

詹姆斯似乎还想说些什么，但他最终还是顺从了。“好吧，我就去中国，我会带给你两千个中国人的。”

尼克尔下去去送格兰特之前，把手伸进书桌最上面的那层抽屉里，掏出了一把装在套子里的44口径的柯尔特式左轮手枪，重重地扔在了詹姆斯面前的书桌上，然后离开了。他希望，这把手枪，对第一次去往异国他乡的儿子有点用处。说真的，他并不觉得儿子能完成任务，但这毕竟是个历练的机会，不是吗？